高麗史/卷一百三十七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四十九 ◄

高麗史
列傳卷第五十 高麗史一百三十七

►

〈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〉

辛禑五昌

辛禑五

十四年

十四年正月鄭夢周至遼東，不得入而還。停頒宰相祿。下三司左使廉興邦，領三司事林堅味，贊成事都吉敷，右侍中李成林，贊成事潘福海，大司憲廉廷秀，知密直金永珍，密直副使林樸等于獄，幷其族黨誅之。語在堅味傳。禑以宦者金亮、金完爲京畿左右道察訪兼諸倉庫田民使，賜劒遣之。禑賜都統使崔瑩，倭劒二十把。庚寅，禑四至定妃殿，暮還花園。以崔瑩爲門下侍中，我太祖守門下侍中，李穡判三司事，禹玄寶、尹珍、安宗源門下贊成事，文達漢、宋光美、安沼門下評理，成石璘政堂文學，王興知門下事，印原寶判密直司事。遣密直司使趙琳如京師，請通朝覲，表曰：「聰明作后，訓戒孔昭，視聽自民，幽微必達，玆當冒昧，敢以控陳。臣性資愚蒙，學術鹵莽，不幸幼年之孤苦，惟賴洪造之生成。先父荷易名之恩，小臣霑襲爵之寵，同仁一視，渙頒綸綍之言，用夏變夷，許新冠服之制。揆分踰望，圖報矢心，庶以歲事之往來，少伸臣衷之萬一。忽承勑諭之降，有嚴譴責之加，實咫尺之不違，而手足之罔措。爰馳賤介，冀達卑忱，又蒙阻回，倍增恐懼。臣禑忖度，盖因年幼，署事之初，任用陪臣林堅味、李成林、廉興邦、

潘福海、都吉敷、李存性等，委以國政，欲圖治效，不期蒙蔽用事，恣行不法，以致於斯。已將上項人等，明正典刑，旣已除其姦慝。采自切於籲呼，伏望，陛下推父母保子之心，體乾坤生物之德，特賜兪允，俾通朝宗。臣謹當守侯度，而益虔祝皇齡於有永。」琳至遼東，不得入而還。禑閱妓樂于壽昌宮，日以爲常。始頒百官祿。禑出花園，張妓樂，宦者李匡諫止之。令宗室、耆老、臺諫、六曹，擧文武賢良。禑畋于南郊。安置廣平府院君李仁任于京山府，竄前門下評理李仁敏于雞林府。以不能禦倭，囚江華萬戶金辛寶于巡軍，辛寶逃，斬巡軍令史。

二月禑閱林堅味、廉興邦等樂器于花園，鍾鼓絲竹之聲，晝夜不輟。封安淑老女爲賢妃，妓小梅香和順翁主，燕雙飛明順翁主。禑如東江，乘奉天船，縱奏音樂，留宿。賜燕雙飛馬二匹，又賜妓十五各一匹，從燕雙飛請也。禑如壺串，竟日泛舟爲樂，夜乘醉拔劒，欲刺左右，左右皆散。蒿工二人獨在船，禑欲刺之，劒墜地，不及害。翼日還，吹螺道前，妓二十餘人隨之。禑以金永珍家及金銀器，賜小梅香，以林、廉等家財，賜嬖幸，無筭。庚申，燃燈，禑如奉恩寺。偰長壽還自京師，口宣聖旨曰：「高麗願聽朕約束，朕令歲貢馬，所進馬不中用。而又訴難，我令勿進，只令三年，進種馬五十匹，所進馬又不中用。後買五千匹，又皆弱小，以我一匹價，可買彼兩三馬。今又以改衣冠，謝恩進馬，粗蹄腫腿，旣是來獻，何至於此？是必使臣，行至西京，賣換而來耳。已囚張子溫于錦衣衛，使經年罪之。爾歸以告執政大臣。朕旣許通商矣，彼反不肯明白通牒使來貿易，乃陰令人來大倉，窺覘我興師造艦與否，重賞我人之去洩消息者。是街中小兒之見也，自今愼勿如此，又毋得遣使來。鐵嶺迤北，元屬元朝，並令歸之遼東。其餘開元、瀋陽、信州等處軍民，聽從復業。」帝以徐質歸言禑有疾，賜藥材。禑命修五道城，遣諸元帥于西北鄙，以備不虞。禑如東江。泰州郡事李眞盜官錢，事覺鞫之。禑自東江還，馬驚，射殺之。禑與崔瑩，密議攻遼，發京城坊里軍，修漢陽重興城。禑取潘福海駿馬，騎之曰：「無乃善驚乎？」版圖判書宋贇進曰：「福海所難馭也。」禑怒曰：「汝以予取賊馬耶？」遂殺贇。禑遣政堂文學郭樞，如京師，謝賜藥材。表曰：「大德天施，生成庶類，睿恩波及，浹洽微軀，銘佩實深，粉糜難報。伏念，臣素因氣禀之弱劣，動有疾病之侵尋。惟良藥不産於小邦，致陪臣爲求於上國。何圖末，獲達高明，出醫局之珍藏，附賤介以寵錫？玆蓋陛下，法易育物，體書好生，推惠澤以曲加，俾纏緜而有喜。臣謹當益盡心於蕃翰，恒祝釐於壽康。」大明欲建鐵嶺衛，禑遣密直提學朴宜中，表請曰：「昊天廣大，覆育無遺，帝王作興，疆理必正，玆殫卑懇，仰瀆聰聞。粤惟弊邦，僻在遐壤，褊小實同於墨誌，崤嶢何異於石田？况從東隅，以至北鄙，介居山海，形勢甚偏。傳自祖宗，區域有定，切照鐵嶺迤北，歷文、高、和、定、咸等諸州，以至公嶮鎭，自來係是本國之地。至遼乾統七年，有東女眞等作亂，奪據咸州迤北之地，睿王告

遼請討，遣兵克復，就築咸州及公嶮鎭等城。及至元初戊午，年間，蒙古散吉大王，普只官人等領兵，收附女眞之時，有本國定州叛民卓靑，龍津縣人趙暉，以和州迆北之地迎降，聞知金朝遼東咸州路附近瀋州，有雙城縣，因本國咸州近處和州，有舊築小城二坐，矇聾奏請，遂將和州，冒稱雙城，以趙暉爲雙城摠管，卓靑爲千戶，管轄人民。至至正十六年間，申達元朝，將上項摠管千戶等職革罷，以和州迆北，還屬本國，至今，除授州縣官員，管轄人民。由叛賊而侵削，控大邦以復歸。今欽見奉：『鐵嶺迆北迆東迆西，元屬開元，所管軍民，仍屬遼東。欽此。』鐵嶺之山距王京，僅三百里，公嶮之鎭，限邊界，非一二年。其在先臣，幸逢昭代，職罔愆於侯度，地旣入於版圖。還及微軀，優蒙睿澤，特下十行之詔，俾同一視之仁。伏望，陛下度擴包容，德敦撫綏，遂使數州之地，仍爲下國之疆。臣謹當益感再造之恩，恒祝萬年之壽。」

三月乙亥朔，禑在壺串，乘麒麟、奉天等船，恣爲雜戲，按劒辟左右，獨坐舟中，通宵不寐曰：「父王夜寢，爲人所弑，吾甚戒之。」禑納崔瑩女爲妃。以尙衣進衣遲緩，斬別監厚德府少尹元允海，判事康義。禑如崔瑩第，遂與瑩，宴于崔氏宮。斬延安府使柳克恕，宦者金實。克恕林堅味之門客，且聽李存性言，潛逸實囚也。封崔氏爲寧妃，立府曰寧惠。又封申雅女爲正妃，王興女爲善妃。自李謹妃，而下崔寧妃、盧毅妃、崔淑妃、姜安妃、申正妃、趙德妃、王善妃、安賢妃及小梅香、燕雙飛、七點仙等三翁主，諸殿供上之物甚夥，常滿庫之布，一月用三千九百匹，諸倉庫俱竭。乃豫收三年貢物，猶不足，又加徵歛。殺公山府院君李子松，以子松嘗止崔瑩攻遼也。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沚報：「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，以兵千餘，來至江界，將立鐵嶺衛，帝豫設本衛鎭撫等官，皆至遼東。自遼東至鐵嶺，置七十站，站置百戶。」禑自東江，還馬上泣曰：「群臣不聽吾攻遼之計，使至於此。」遂徵八道精兵，下令曰：「明日欲西幸，臣僚宜皆著大元冠服。」我太祖及諸宰樞言：「大明使將至，今西幸，則民心動搖。請待大明使還。」禑從之，國人皆喜。時城中人，編髮胡服者已多，憲府以大明使將至，禁之。禑如定妃殿。大明後軍都督府，遣遼東百戶王得明，來告立鐵嶺衛，禑稱疾，命百官郊迎。判三司事李穡領百官，詣王得明，乞歸敷奏，得明曰：「在天子處分，非我得專。」禑將出畋，點群妓，有一妓不及，怒殺之。再如定妃殿，遊行閭里，夜至花園，使唱胡歌宴樂。王得明還。庚子，宥境內，遂如西海道，寧妃及崔瑩從之。命門下贊成事禹玄寶，留守京城，發五部丁夫爲兵，名爲西獵海州白沙亭，實欲攻遼也。禑徙世子昌及定妃、謹妃以下諸妃于漢陽山城。是時，全羅、慶尙二道，爲倭寇巢穴，東西北面，方憂割地，京畿、交州、楊廣三道，困於修城，西海、平壤二道，迎候西獵。加以徵兵，八道騷然，民失農業，中外之怨，甚於仁任、林、廉時矣。

四月乙巳朔，禑至鳳州。初禑獨與瑩，決策攻遼，未敢顯言，是日，召瑩及我太祖曰：「寡人欲攻遼陽，卿等宜盡力。」太祖曰：「今者出師，有四不可。以小逆大，一不可。夏月發兵，二不可。擧國遠征，倭乘其虛，三不可。時方暑雨，弓弩膠解，大軍疾疫，四不可。」禑頗然之，太祖退，謂瑩曰：「明日，宜以此言復啓。」瑩曰：「諾。」夜瑩復入啓：「願毋納他言。」明日禑召太祖曰：「業已興師，不可中止。」太祖復啓曰：「殿下必欲成大計，宜駐駕西京，待秋出師。禾穀被野，大軍食足，可鼓行而進矣。今出師非時，雖拔遼東一城，雨水方降，軍不得前却，師老糧匱，祗速禍耳。」禑曰：「卿不見李子松耶？」太祖對曰：「子松雖死，美名垂於後世。臣等雖生，已失計矣，何用哉？」禑不聽。太祖退而涕泣。麾下士曰：「公何慟之甚也？」太祖曰：「生民之禍，自此始矣。」丁未，禑次平壤，督徵諸道兵，作浮橋于鴨綠江，使大護軍裴矩督之。船運林、廉等家財于西京，欲充軍賞。又發中外僧徒爲兵，抄京畿兵，屯東西江，以備倭。加崔瑩八道都統使，以昌城府院君曹敏修爲左軍都統使，以西京都元帥沈德符，副元帥李茂，楊廣道都元帥王安德，副元帥李承源，慶尙道上元帥朴葳，全羅道副元帥崔雲海，雞林元帥慶儀，安東元帥崔鄲，助戰元帥崔公哲，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趙希古、安慶、王賓，屬焉。以我太祖爲右軍都統使，以安州道都元帥鄭地，上元帥池湧奇，副元帥皇甫琳，東北面副元帥李彬，江原道副元帥具成老，助戰元帥尹虎、裴克廉、朴永忠、李和、李豆蘭、金賞、尹師德、慶補，八道都統使助戰元帥李元桂、李乙珍、金天莊，屬焉。左右軍，共三萬八千八百三十人，傔一萬一千六百三十四人，馬二萬一千六百八十二匹。遣右代言李種學，行助兵六丁神醮禮。命奉天船都元帥同知密直李光甫，還屯開京西江，以備倭。禑如大同江，陳百戲，奏胡樂竟日。有巡軍萬戶府知印，矯禑命，放卒十人，斬以徇。辛酉，左右軍都統使將出師，禑醉，日晏不興，不得拜辭。禑酒醒，泛舟石浦，至夕乃還，飲諸元帥酒，賜衣鎧弓劒馬有差，奏胡樂，達曉。壬戌，左右軍發平壤，衆號十萬。禑如大同江，張胡樂于浮碧樓，自吹胡笛。有圉人，裸[1]而洗馬于江，禑見之，以爲慢我，命斬之。自是，常至大同江，樂而忘返。乙丑，停洪武年號，令國人復胡服。倭入椒島。時京城丁壯皆從軍，唯餘老弱，每夜烽火屢擧，京城單虛，人情危懼，莫保朝夕。禑將出畋，進一馬而斬之曰：「此馬數驚我也。」又道見亡卒二人，卽命斬之，禑遥樂殺戮日甚。戊辰，太白晝見。辛未，遣文達漢、金宗衍、鄭承可，宦者曹恂、金完，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將金銀酒器，至都鎭撫，皆賜衣。禑如大同江，泛舟，使奏胡樂，禑自吹胡笛，且爲胡舞。

五月甲戌朔，日食。禑縱樂于大同江，至夜乃還。禑每出遊，輒奏胡樂，令倡優呈百戲，崔瑩日領軍士，出入吹笛，君臣荒遥，百姓怨咨。全羅道按廉使柳亮報：「倭船八十餘艘，來泊鎭浦，寇旁近州郡。」禑遣上護軍陳汝宜于全羅、楊廣道，凡托疾不赴北征，

而令子弟奴隸代行者，悉發禦倭，其隱避者，斷以軍法，籍沒其産。禑以宦者金剛少忤意，斬之。與寧妃，如浮碧樓，或射或擊毬，欲殺圍人，崔瑩請勿殺。禑曰：「翁嗜殺人，何禁我耶？」瑩曰：「臣之殺人，不得已也。」禑目左右，遂斬之。以倭寇寢盛，遣元帥金立堅于漢陽，以衛世子及諸妃。庚辰，左右軍渡鴨綠江，屯威化島，亡卒絡繹於道，禑令所在斬之，不能止。禑如風月樓，殺宦者大護軍金吉祥，護軍金吉逢，人莫知其故。甲申，泥城元帥洪仁桂，江界元帥李蕓，先入遼東境，殺掠而還，禑喜賜金頂兒、文綺絹。禑夜殺宦者一人。丙戌，左右都統使上言：「臣等乘桴，過鴨江，前有大川，因雨水漲。第一灘漂溺者數百，第二灘益深，留屯洲中，徒費糧餉。自此至遼東城，其間多有巨川，似難利涉。近日，條錄不便事，狀付都評議使司知印朴淳以聞，未蒙兪允，誠惶誠懼。然當大事，有可言者而不言，是不忠也。安敢避鈇鉞而嘿嘿乎？以小事大，保國之道，我國家統三以來，事大以勤。玄陵於洪武二年，服事大明，其表云：『子孫萬世，永爲臣妾。』其誠至矣。殿下繼志，歲貢之物，一依詔旨，於是，特降誥命，賜玄陵之謚，冊殿下之爵，此宗社之福，而殿下之盛德也。今聞劉指揮領軍立衛之言，使密直提學朴宜中，奉表啓稟，策甚善也。今不俟命，遽犯大邦，非宗社生民之福也。况今暑雨，弓解甲重，士馬俱憊，驅而赴之，堅城之下，戰不可必勝，攻不可必取。當此之時，糧餉不給，進退維谷，將何以處之？伏惟，殿下特命班師，以答[2]三韓之望。」禑與瑩不聽。禑如大同江，賜宦寺細布有差。以宦者金完爲過涉察理使，齎金帛馬匹，分賜左右都統使及諸元帥，督令進兵，軍中留完不遣。楊廣道按廉田理馳報：「倭寇四十餘郡，留兵單弱，如蹈無人之境。」乃遣元帥都興、金湊、趙浚、郭璇、金宗衍等禦之。令諸妃在漢陽者，皆還開城。乙未，禑至成州溫泉，作胡樂徹夜。左右都統使遣人，告崔瑩曰：「軍多餓死，水深難以行軍，請速許班師。」瑩不以爲意。是日軍中訛言：『太祖率麾下親兵，向東北面，已上馬矣。』軍中洶洶。曹敏修罔知所措，單騎馳詣太祖，涕泣曰：「公去，吾儕安往？」太祖曰：「予何去矣？公勿如是。」遂諭諸將曰：「若犯上國之境，獲罪天子，宗社生民之禍，立至矣。予以逆順，上書請還師，王不省，瑩又老耄不聽。盍與卿等見王，親陳禍福，除君側之惡，以安生靈乎？」諸將皆曰：「吾東方社稷安危，在公一身，敢不惟命？」於是，回軍渡鴨綠江，太祖乘白馬，御彤弓白羽箭，立於岸，遲軍畢渡，軍中望見，相謂曰：「古今來世，安有如此人乎？」時霖潦數日，水不漲，師旣渡，大水驟至，全島墊沒，人皆神之。時童謠『有木子得國』之語，軍民無老少歌之。丁酉，漕轉使崔有慶，以回軍奔告于禑。是夜，我恭靖王，與兄芳雨及李豆蘭子和尙，上護軍柳龍生、崔高時帖木兒，自成州禑所，奔于軍前，道遇支應守令，盡奪其馬以行，禑日午猶未知。戊戌，禑聞大軍已至安州，馳還，夜至慈州泥城，下令曰：「赴征諸將，擅自回軍，惟爾大小軍民，盡心以禦，必大加賞賚。」回軍諸將，請急追之，太祖曰：「速行必戰，多殺人矣。」每戒軍士：「汝輩若犯乘輿，予

不爾赦。奪民一瓜，亦當抵罪。」沿途射獵，故綏師行。己亥，禑至平壤，收貨寶，渡大同江，夜至中和郡。辛丑，禑於道上，聞諸軍已近，從閒道疾馳，至歧灘。詰朝還京，入花園，從者纔五十餘騎。自西京，至京城，從禑臣僚及人民，以酒漿迎謁大軍者，絡繹不絶。瑩欲拒戰，命百官，以兵仗侍衛。

六月癸卯朔，諸軍來屯近郊，爲書授金完，以啓曰：「我玄陵，至誠事大，天子未嘗有加兵於我之志。今瑩爲冢[3]宰，不念祖宗以來事大之意，先擧大兵，將犯上國。盛夏動衆，三韓失農，倭奴乘虛，深入爲寇，殺我人民，燔我府庫。加以遷都漢陽，中外騷然，今不去瑩，必覆宗社。」甲辰，禑遣前密直副使陳平仲，以書諭諸將曰：「受命出疆，旣違節制，稱兵向闕，又犯綱常。致此釁端，良由眇末。然君臣之大義，實古今之通規，卿好讀書，豈不知此？况復疆域，受於祖宗，豈可易以與人？不如興兵拒之故，我謀之於衆，衆皆曰可，今胡敢違？雖指崔瑩爲辭，瑩之捍衛我躬，卿等所知，勤勞我家，亦卿等所知。敎書到日，毋執迷，毋吝改，共保富貴，以圖始終。予實望之，不審卿等以爲如何？」又遣偰長壽，往軍前，賜諸將酒，欲知其意，諸將進屯都門外。東北面人民及女眞之素不從軍者，聞太祖回軍，爭奮相聚，晝夜星奔而至者千餘人。禑乃發府庫金帛，募兵得數十餘人，皆倉庫奴隸市井之徒。徵兵諸道入援，聚車塞巷口，分軍守四大門。削敏修等官爵，以崔瑩爲門下左侍中，禹玄寶右侍中，宋光美贊成事，安沼評理，禹洪壽司憲府大司憲，鄭承可鷹揚軍上護軍，趙珪密直副使，金若采知申事。牓于大市曰：「執敏修等諸將者，勿論官私奴隸，大加爵賞。」己巳，我太祖屯崇仁門外山臺巖，遣知門下事柳曼殊入自崇仁門，左軍入自宣義門，瑩逆戰皆却之。曼殊初行，太祖謂左右曰：「曼殊目大無光，膽小人也。往必北走。」果然。時，太祖解鞍放馬，及曼殊奔還，左右以白，太祖不應，堅臥帳中。左右再三白之，然後徐起進膳，命鞁馬整兵。將發，有矮松在百步許，太祖欲卜勝兆，以一衆心，遂射松株，一矢立斷。乃曰：「再甚麽？」諸軍士皆賀，鎭撫李彦出跪曰：「陪我令公往，何處不可行乎？」太祖由崇仁門入，與左軍掎角而進，守城之軍，莫有拒者。都人男女，爭持酒漿，迎勞軍士，曳車開路，老弱登城望之，歡呼踴躍。敏修建黑大旗，至永義署橋，爲瑩軍所奔。俄而，太祖建黃龍大旗，由善竹橋，登男山，塵埃漲天，鼓聲震地。瑩麾下安沼率精兵，先據男山，望旗奔潰，瑩知勢窮，奔還花園。太祖遂登巖房寺北嶺，使吹大螺一通，於是，諸軍圍花園數百重，大呼請出瑩。每征討，諸將不用螺，獨太祖於馬前吹螺故，都人聞螺聲，皆喜太祖之軍已至矣。禑與寧妃及瑩，在八角殿，瑩不肯出。吹螺赤宋安登墻，吹螺一通，諸軍一時毁垣，闌入于庭。郭忠輔等三四人，直入殿中，索瑩。禑執瑩手泣別，瑩再拜，隨忠輔而出。太祖謂瑩曰：「若此事變，非吾本心。然非惟逆大義，國家未寧，人民勞困，寃怨至天故，不得已焉。好去好去。」相對而泣。遂流瑩于高峯縣。李仁任

嘗言曰：「李判三司，須爲國主。」瑩聞之，甚怒而不敢言，至是嘆曰：「仁任之言，誠是矣。」光美、沼、珪、承可等逃匿，兩都統及三十六元帥，詣闕拜謝，還軍門外。先是，童謠曰：「西京城外火色，安州城外烟光。往來其間李元帥，願言救濟黔蒼。」丙午，復行洪武年號，襲大明衣冠，禁胡服。罷禹玄寶，以曹敏修爲左侍中，我太祖右侍中，趙浚簽書密直司事兼大司憲，諸將皆復職。時大明聞禑擧兵，將征之，帝欲親卜于宗廟，方致齋，及聞還軍，卽罷齋。諸將入城，會議興國寺，罷諸道築城及徵兵。執安沼、鄭承可囚巡軍，並流之。司憲府論宦者曹恂、曹福善、尹祥，前知申事金若采之罪，皆流遠州。是夜，禑與宦竪八十餘人擐甲，馳至我太祖及曹敏修、邊安烈之第，以皆屯軍門外，不在家故，不得害而還。己酉，諸將會議崇仁門，使李和、趙仁璧、沈德符、王安德詣闕，請悉出宮中兵仗鞍馬。庚戌，諸將請出寧妃，禑曰：「若出此妃，我當偕出。」於是，諸元帥領兵守闕，請禑如江華。禑不得已乃出，執鞭據鞍曰：「今日已暮矣。」左右俯伏泣下，無應之者。遂與寧妃及燕雙飛，出會賓門，向江華，百官奉傳國寶，置定妃殿。太祖欲擇立王氏後，曹敏修念李仁任薦拔之恩，欲立昌。恐諸將違己，以李穡爲時名儒，欲籍其言，密問之穡曰：「當立前王之子。」

辛昌

辛亥，敏修以定妃敎，立昌，年九歲。敎曰：「恭惟，我太祖肇一三韓，列聖相承，罔不事大以禮，撫下以仁，以保宗社人民，四百餘年于玆矣。我先恭愍王，寅恭小心，畏天敬祖，任賢聽言，以明政敎，其功光祖考，澤在生民至矣。及遇皇明，灼知天命，率先諸國，奉表稱臣，天子嘉之，封以王爵，賜以金章，以爲宗社生民之永賴。不幸先王薨逝，卿父嗣位，事大撫下，罔有所愆。不圖爲崔瑩所惑，進鷹犬以導田獵，敎刑戮以逞威虐，乃至興師動衆，構釁中國，幾爲宗社生民之禍，言之，可爲痛心。幸賴祖宗陰騭之佑，崔瑩黜退，王亦悔過，自遜其位，以宗社之祀生民之命，付之於卿，厥責重矣。咨！爾世子，夙興夜寐，小心敬畏，禮大臣，尊師傅。勤學好問，從善納諫，毋遠耆德，毋邇頑童，去聲色。絶遊畋。毋嗜酒以亂神心，毋聽讒以害忠良。于以修己德，于以立國政，庶可以上不負天子，下不負宗社。有一不謹，天命人心，可不畏歟？嗚呼！爲君不易，懋敬之哉！」是日，尊母謹妃李氏，爲王大妃，毅、淑、安、正、善、德六妃，寧善、和惠兩翁主，皆歸私第，絶其供上。流諸妃之父姜仁裕、崔天儉、趙英吉、申雅、王興、吳忠佐等于遠地。以曹敏修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尙、西海、交州道都統使，我太祖爲東北面、朔方、江陵道都統使。朴宜中還自京師，禮部咨曰：「本部欽奉聖旨。高麗表云：『鐵嶺人戶事，祖宗以來，其文、和、高、定等州，本隸高麗。以王所言，其地合隸高麗，以理勢言之，其數州之地，曩爲元統，今合隸遼東。高麗所言，未可輕信，

必待詳察，然後已。且高麗隔大海，限鴨綠，始古，自爲聲教。然數被中國累朝征伐者，盖爲能生釁端。昔者，逆臣弑君，朕命絶交，彼遣人，請聽約束。數番不允，數請不已，然後索歲貢以表誠，方許交往。彼雖稱貢歲幣，連歲皆不如約，未幾遣人訴難。准其訴難，將前貢削去，只許歲貢種馬五十匹，決以諸色務純。以此貢，比前貢，萬百分之一耳。及其進也，皆非奉上之物，盡皆駑下之獸，此侮之一也。表稱謝恩，以馬爲禮，及其至也，皆斕班雜色，雖行商，亦不以爲用者，侮之二也。時或遣人，諳說溫、台、杭、紹、蘇之民，密覘事勢，致令發露，侮之三也。朕嘗諭諸來使，毋作是姦，休禁民生理，聽民水陸往來，明白興販，何事不成，何機不得？暗生姦詐，誘引下民，致彼誑賺金帛，妄言，事勢公然，被小人之誣，是其愚哉？侮之四也。洪武二十年春，朕以匹帛，置遼左，與高麗易馬，伐胡。彼陪臣等，皆以駑來易。以價較之，本國一馬之價，可得二三，今二三馬價，易一不堪駑馬，終不爲朕用，侮之五也。噫！高麗地，三面環海，一面負山，周數千里，其中豈無賢智哉？凡所交往，此以誠交，彼以詐合，將以罷交，彼又卑辭，若此之爲，朕不知其何心。且朕觀累朝征伐高麗者。漢伐四次，爲其數寇邊境故，滅之。魏伐二次，爲其陰懷二心，與吳通好故，屠其所都。晉伐一次，爲其侮慢無禮故，焚其宮室，俘男女五萬口奴之。隋伐二次，爲其寇遼西，闕蕃禮故，討降之。唐伐四次，爲其弑君，幷兄弟爭立故，平其地，置爲九都督府。遼伐四次，爲其弑君，幷反覆寇亂故，焚其宮室，斬亂臣康兆等數萬人。金伐一次，爲其殺使臣故，屠其民。元伐五次，爲其納逋逃，殺使者及朝廷所置官故，興師往討，其王竄耽羅，捕殺之。原其釁端，皆高麗自取之也，非中國帝王好吞幷而欲土地者也。今鐵嶺之地，王國有辭，其耽羅之島，昔元世祖牧馬之場。今元子孫來歸甚衆，朕必不絶元嗣，措諸王於島上，戍兵數萬以衛之，兩淛發糧以贍之。以存元之後嗣，使元子孫，復優游於海中，豈不然乎？』」賜曹敏修及我太祖，忠勤亮節宣威同德安社功臣號。太祖以穆祖諱辭。以張思吉爲密直副使。義州地接遼東，往來相繼，而思吉以土人，代父侶，爲萬戶，悉諳情勢，特加褒奬，以慰邊民。誅死人等妻流外者，皆許從便。倭寇全州，焚官廨，又寇金堤[4]、萬頃、仁義等縣。我太祖以疾辭職，不聽。以僧混修爲國師，贊英爲王師。昌下書曰：「龔惟，我上王請命于王太后，諭予小子曰：『若稽我忠烈王、忠宣王、忠肅王三代故事，傳位于汝。予將就居江都，以頤養。汝其毋逸遊，毋驕傲，親近忠良，斥去憸佞。遵守祖宗成憲，以底于治。』惟予小子，年方幼冲，不堪負荷，辭至再三，不獲俞允。乃告于宗廟，越翌日辛亥，遂卽王位。爰當更始之初，宜布惟新之典，二罪以下，咸宥除之。其崔瑩，專擅國柄，殺戮無辜，妄興師旅，獲罪上國，見今申達朝廷，瑩及囚貶一干人等，未敢輕宥。於戲！愼終于始，敢忘警戒之心？發政施仁，庶致豐平之理。」

七月己卯，都堂以禑生日，遣三司左使趙仁璧，同知密直具成老于江華，獻衣襨。昌奉

大妃李氏，徙居壽寧宮，卽壽昌宮也，避名改之。倭陷光州，命楊廣全羅慶尙道都體察使皇甫琳，楊廣道副元帥都興，全羅道副元帥金宗衍，慶尙道副元帥具成老等，救之。日本國使妙葩，關西省探題源了俊遣人來，獻方物，歸被虜二百五十人，仍求藏經。鴨綠江迤西草賊，寇義州靑水口子。遣門下贊成事禹仁烈，政堂文學偰長壽如京師，告禑遜位，請昌襲封，兼奏崔瑩興師攻遼之罪。禑表曰：「臣在蒙幼，先臣恭愍王顓薨逝，惟賴祖母洪氏訓誨，又不幸而祖母亡。有兵馬都統使崔瑩，進鷹犬，導田獵，罷去書筵，臣由是，無所聞知。近瑩，因誅權臣林堅味等，遂爲門下侍中，擅執軍國之柄，恣行誅殺，從臾興師，將攻遼陽，諸將皆以爲不可。臣竊自念，瑩之至此，實由臣致，慚懼殞越，無所逃罪。况臣素嬰疾病，國事且繁，情願閑居頤養。謹依臣高祖忠烈王昛，曾祖忠宣王謜，祖忠肅王燾三代退位於子故事，於洪武二十一年六月初八日，令臣男昌，權行勾當。伏望，陛下恕臣妄作，諒臣愚衷，俾臣男昌，獲霑恩命，襲臣名爵，不勝幸甚。」長壽帶領崔瑩所拘李思敬等，以行。流曹敏修于昌寧。

八月以李穡爲門下侍中，我太祖守侍中。開書筵，以李穡領書筵事，門下評理鄭夢周知書筵事，左代言權近，左副代言柳琰，成均大司成鄭道傳，並充書筵侍讀。又令司憲府重房史官各一人，更日入侍。密直李光甫，本市井無賴人也，禑樂遊東江，遊戲忘返，光甫逢迎，所欲必中。禑大悅，朝夕不離側，至是，下獄杖死。都評議使司，議定田制。左司議大夫李行等上疏曰：「名器，國家所以養賢，而待士也。設官分職，自有定制，銓選擢用，已有成法，故必待奇材[5]茂績，而登庸之。自權臣擅政以來，多開驟進之門，窮鄉晩進，當途少年，恥不若人，則籍蒼赤以賂之，用田宅以賄之，又求珍玩以充之，飼犬馬以足之，相勝以力，相高以言。得先指占，批敎未下，而某爲某官，道路喧傳，名分混淆，祖宗崇賢重祿之意，安在？近來，添設之多，車不勝載，田翁樵子，亦賤之，若泥沙然。由是，士無忘軀犯顔之節，兵乏狗義守死之心。乞殿下，淸淨爲心，以公滅私，當注擬遷擢之際，恐或有惡德私昵之及。與一二大臣，考其功績，察其德行，然後授之，則便佞阿諛之徒，無所容其足矣。且添設，勢在不得已而用之，除軍功外，一皆禁斷。百僚各有職事，其無職事者，一皆汰去。義成、德泉諸倉庫，錢穀所在，乞依豐儲、料物例，復設使、副、丞、注簿。至如省府、察院，殿下所與共理天職者，不可不愼簡也。宜遵祖宗成規，以新一代之理。」昌下都評議使司。司憲府請禁奔競。戊申，以昌生日，放囚，趙英吉、申雅、姜仁裕、吳忠佐及曹敏修、鄭熙啓、安柱、許贇、孫光裕、梁顥，亦皆放歸田里。給毅、淑、德、安、善五妃，米月三十石。以倭寇大熾，遣慈惠府尹曹彦，密直副使崔七夕、張思吉，和寧尹鄭曜，禦之。倭寇巨濟，鎭撫韓元哲獲一艘，斬十八級。評理尹虎，奔競權門，坐免。改諸道按廉使，爲都觀察黜陟使，楊廣道政堂文學成石璘，慶尙道前平壤尹張夏，全羅道前密直副使崔有慶，交州江陵道

前密直商議金士衡，西海道密直提學趙云仡，皆用臺諫[6]之薦。令各擧副使判官，改量土田。下書曰：「予以幼冲，叨居臣民之上，任大責重，惟不克負荷，是懼。輔臣、憲臣，交章以爲：『近權姦用事，好惡由己，賞罰無章，有功不賞，有罪不罰。法毁弊生，民受其害，宜分遣大臣，巡行方鎭州郡，以申黜陟。』予聞是言，良用惕然，命卿等，爲諸道都觀察黜陟使，授鉞以遣。嗚呼！賞罰國家之大柄，所以勸有功懲有罪也。凡大小軍民官，苟能禦寇制勝，施惠安民，戎功政跡[7]，最殊者，在所當勸，具狀以聞。其或失律喪師，望敵畏避，州郡陷沒，不及赴救者，贓汚不法，惰慢不任，方命虐民者，在所當懲。兩府以上，監禁聽候，奉翊以下，以其所犯，輕重直斷之。卿等之行，猶予親往，當體至懷，敬哉！」倭寇連山縣開泰寺，又寇淸州、儒城、鎭岑。都堂以秋夕，遣知密直李彬等，獻�welcome衣襭酒果。倭寇樂安郡、高興、豐安等縣，屠燒民戶，又寇晉州，牧使李贇戰死。以我太祖，都摠中外諸軍事，以陸麗爲東北面元帥，鄭曜爲都巡問使兼和寧尹。慶尙道副元帥具成老，斬倭五級。倭寇沃州、黃澗、永同等縣。

九月遣王安德，享�welcome于江華。安德言：「將遷王于驪興。」�welcome喜賜安德馬一匹。都堂獻�welcome衣服鞍馬，給侍女、內竪、宦者冬衣。�welcome自江華，遷驪興郡，以其郡兵宿衛，收稅供奉。遣三司左使趙仁璧，贊成事池湧奇，同知密直禹洪壽，密直副使柳濬等，享�welcome于通津。以軍器少尹高鳳禮爲濟州畜馬兼安撫別監，遣之。己丑，雨雹。雉集壽寧宮，設金經道場，以禳之。遣門下評理徐鈞衡，密直副使兪光祐如京師，賀平定胡人，獲寶璽。表曰：「天戈攸指，聖謨如神，寶玉是俘，胡種自屈，懽均萬姓，功冠百王。欽惟，陛下性稟剛明，資兼勇智，聲教同朔南之被，車書臻混一之期。蕞爾虜酋，阻于荒裔，方聞師旅之出討，已見部落之來投，景命惟新，貞符益永。伏念，臣生遭熙運，權守弊封，告厥成功，莫詣駿奔之列，矢其文德，聊申虎拜之詞。」

十月以李穡、我太祖及文達漢、安宗源，兼判尙瑞寺事，右副代言李行兼尙瑞尹，大司成李至兼尙瑞少尹，趙浚知門下府事兼大司憲。取及第李致等。遣門下侍中李穡，簽書密直司事李崇仁，同知密直金士安，如京師，賀正，且請王官監國，子弟入學。請監國表曰：「保國在於事大，綏遠在於置監，玆殫卑忱，庸瀆聰聽。竊惟，小邑邈處邊陲，雖蒙聲教之漸，尙昧禮義之習。冀王官之來莅，惟聖化之是宣。伏望，陛下度擴兼容，仁推一視，命設員吏，俾安要荒。臣謹當守侯度以罔愆，祝皇齡於有永。」請入學表曰：「帝王作人，以隆至治，子弟入學，是慕華風，仰瀆高明，俯增兢惕。竊念，臣祖恭愍王臣顓，於洪武五年間，上表請子弟入學，欽蒙兪允，先祖奄辭於昭代，生徒未赴於上庠。伏望，陛下諒臣向化之誠，許臣繼先之志，遂令蒙幼之輩，得齒俊秀之倫。臣謹當獲霑一視之仁，永祝萬年之壽。」

十一月趙英吉潛入京，獲之杖百，復流于順天。丙戌，大霧。倭寇求禮等處。以金宗衍爲元帥。遣密直使姜淮伯，副使李芳雨如京師，請朝見。表曰：「禮莫重於朝覲，心用切於籲呼。惟先臣恭愍之時，値中國聖神之作，奉表內附，稱臣東藩。第在遐陬，仍遭多故，雖勤歲時[8]之進貢，尙阻天日之親瞻。以臣之微，承父之命，玆權署於小邑，當述職於帝庭。伏望，陛下度擴兼容，仁推一視，遂令孱質，獲覩耿光。臣謹當叅萬國之會同，祝一人之富壽。」諫官上疏，劾知密直李茂、李彬曰：「往者，趙英吉擅離貶所，潛入京城，其跡[7]詭秘，事涉可疑。英吉之來也，茂、彬等悉知其情，不卽具聞，罪固不細矣。猶握重任，在於左右，使人情洶洶。若不早除，安危之勢，未可知也。宜付憲司，痛行推鞫，以安反側。」疏上，止罷其職。又上疏曰：「茂、彬黨於姦臣李仁任，位至宰相，頗張威福，以氣陵人。幸蒙聖慈，以保其位，誠宜小心翼翼，以補維新之政。乃與英吉反側之謀，茂借馬招致，彬比隣相從，曁濟姦謀，罪莫大焉。止令罷職，爲惡者，無所懲艾，乞令憲司，收其職牒，嚴加鞫問。」乃流茂于谷州，彬于安邊。十二月憲司以惠、愼、定、賢四妃，俱非正嫡，請依忠惠王慶妃故事，罷供上，給歲祿。帝遣前元院使喜山，大卿金麗普化等來，求馬及閹人。喜山等，皆我國人也，禮畢下庭，稽首四拜，昌立受之。喜山等又傳聖旨云：「征北歸順來的達達親王等八十餘戶，都要敎他耽羅住去。恁去高麗，說知，敎差人那里，淨便去處，打落了房兒，一同來回報。」於是，遣典理判書李希椿于濟州，修葺新舊可居房舍八十五所。誅崔瑩。

元年

元年正月藝文春秋館、典校寺上言：「藝文掌詞命，春秋掌記事，典校掌祀典而修祝文，此三者，皆重事也。是以，先王置官禁中，仍號禁內，而今館寺在外，非先王設官之意也。願自今，以史翰二人，典校一人，正字一人，入直于內，以復舊制。」從之。

二月遣同知密直司事尹師德如京師，奏誅崔瑩。慶尙道元帥朴葳擊對馬島。

三月憲府劾閔中理，嘗爲晉州牧使，奔父喪，載魚肉以行，又托姨父李穡，除版圖判書，不待起復之命，視事受祿，流之。初，憲府不署中理告身，持平金瞻私署與之。又有富商家女殺孕婦，瞻故脫其罪，及瞻赴衙，糾[9]正等不庭迎。憲府劾李仁任黨李養中、全子忠，壓良爲賤，削職流之。丁亥，姜淮伯等還自京師，禮部奉聖旨，回咨曰：「高麗限山負海，風殊俗異，雖與中國相通，離合不常。今臣子逐其父，立其子，請欲來朝，盖爲彝倫大壞，君道專無，不臣之逆大彰。諭使者歸，童子不必來朝。立亦在彼，廢亦

在彼，中國不與相干。」史官崔蠲等上書曰：「史官之任，君上之言行政事，百官之是非得失，皆得直書，以示後世，而垂勸戒。故自古，有國家者，莫不以史職爲重。是以，本朝設藝文春秋館，選有文行者八人，同任史翰之職。又置兼官以領之，所以重其任也。近年以來，史翰歧而爲二，兼官亦不供職，但以供奉以下四人當之，員少秩卑。故九重之事，廟堂之議，至於關得失垂勸戒者，皆不能備記，實非國家置史之本意也。願自今，以史翰八人，同其職任，各修史草二本，秩滿當遷，一納于館，一藏于家，以備後考。兼官充修撰以下，各據聞見，錄爲史草，悉送史館。又本館直牒京外大小衙門，凡所施爲之事，一一報館，以憑記錄，永爲恒式。」

四月李穡等還自京師，宣諭聖旨：「我這裏有幾箇孩兒，恁高麗有根脚好人家女孩兒，與將來教做親。」乙巳，隕霜。全州元帥陳乙瑞獻倭捷，昌賜帛馬匹。以旱宥。

五月憲府以前判事表營壓異母弟爲賤，劾論之。乙亥，雨雹。

六月遣門下評理尹承順，簽書密直司事權近如京師，請親朝，且稟處女事。以沈德符判三司事，安宗源門下贊成事，鄭夢周藝文館大提學，丁令孫、李舒源並密直副使。遣安宗源如京師，賀聖節，密直使皇甫琳，賀千秋節。慮囚，宥二罪以下。京畿沿海節制使朴子安，與倭戰，擒斬三十餘級。

七月判慈惠府事安慶卒。癸酉，以禑生日，放輕繫。我太祖與判三司事沈德符，判開城府事裴克廉，門下評理鄭地等，享禑于黃驪府。前判事金一[10]貴妻，與典獄鑰匠金都赤通，憲府劾論之。憲府以前知永州事李斯芳，阿林堅味意，認良爲賤，劾流順天。倭寇咸陽、晉州，節制使金賞往救之，與戰敗北。官軍不救，賞棄馬走，腸爛而死，遣體覆別監李雍鞫之，以副鎭撫河致東，陪吏波豆等，嘗不救李贇之死，今又不救，斬之。都鎭撫河就東等十三人，各杖一百。全羅道都節制使金宗衍，獻倭捷。以李穡判門下府事，李琳門下侍中，洪永通領三司事。

八月典農副正金摯上書，請禁金銀帶，以從儉約。琉球國中山王察度，遣玉之，奉表稱臣，歸我被倭賊虜掠人口，獻方物硫黃三百斤，蘇木六百斤，胡椒三百斤，甲二十部。初全羅道都觀察使報：「琉球國王，聞我國伐對馬島，遣使，到順天府。」都堂以前代所不來，難其接待，昌曰：「遠人來貢，待之薄，則無乃不可乎？使之入京，慰送可也。」以前判事陳義貴爲迎接使。壬寅，以昌生日，宥二罪以下。始置義倉。昌以琉球國所獻蘇木胡椒，將用諸宮中，判內府寺事柳伯濡諫曰：「昔忠肅王置醢瓮宮中，史書之傳，

以爲笑。」不從。以鄭地爲楊廣、全羅、慶尙道都節制体察使兼總招討營田繕城事。遣典客令金允厚，副令金仁用，報聘于琉球國，答[2]書曰：「高麗權署國事王昌，端肅復書琉球國中山王殿下。我國與貴國，隔海萬里，未嘗往來，竊聞芳譽，景慕久矣。今者，專使辱書，副以嘉貺，仍將本國被虜人口送還，感喜之情，難以言盡。但以館待來使，不克如禮，良[11]用慊然。今差典客令金允厚等，聊致菲儀，幸照亮。來書云：『被虜人口，來年，皆許回鄉。』益增感喜。乞於允厚等回，刷送，令其父母妻子完聚，幸甚。」禮物，鞍子二。銀鉢匙筯各二。銀盞盃各一。黑麻布二十匹。虎皮二領。豹皮一領。滿花席四張。箭一百枚。畫屛一副。畫簇一雙。司宰副令文允慶，蒸其父妾，又盜官物，法司劾奏，絞允慶及妾，以徇于市。

九月昌將親朝，以領三司事洪永通，判門下府事李穡，判三司事沈德符，門下評理偰長壽，厚德府尹李種學爲從行官。旣而昌母李氏，憫其年幼，言於都堂，寢其行。雞林兵馬節制使朴可實，擊倭獻捷。給田都監啓：「分掌宗室諸君於宗簿司，文班於典理司，武班於軍簿司，前銜各品於開城府，令擇其可受科田者，以憑考核。」命李穡、李琳及我太祖，劒履上殿，贊拜不名，各賜銀五十兩，彩段[12]十匹、馬一匹，從鄭夢周之請也。下敎曰：「尊師重傅，所以爲斯道，崇德報功，所以勸將來龔。惟我列廟在位時，則有若侍中貞肅公趙仁規，功在社稷，德在生民，特令劒履上殿，贊拜不名，事載國史，予甚慕焉。韓山府院君李穡，早遊中原，高捷制科，學通天人，識貫今古。事我先祖恭愍王，大爲所重，從容啓沃，協贊政機，潤色討論，顯揚國美。至使人知濂洛之學，俗變鄒魯之風，實卿之力。及至上王，起卿視事，屢以疾辭。然而國家大計，必就而咨，裨益弘多。自我在東宮之日，以至踐祚之初，訓誨弼亮，厥功尤著，是用陞[13]之左揆，倚以仰成。自崔瑩構逆之後，人心虞疑，卿以六十之年，疾病之餘，慨然自請，肩輿就道，入覲天子，奏對詳明，天子嘉納。上下之情以通，宗社之計以定，比之先正，益有光焉。門下侍中李琳，爰自先世，爲國重臣，積德之久，寔生聖善，配我上王，以助內理。予在襁褓，而多疾病，卿乃盡心保佑，式至于今日，臨御有衆，功莫大焉。夫以元舅之親，居冢[3]宰之位，非予私之實，公論所歸也。守門下侍中李〈太祖舊諱〉，以文武之略，將帥之才，遇知先祖。逮事上王，入叅鼎鉉，出將戎兵。自己亥，用兵以來，三十年間，大小幾戰，所至必捷。其大焉者，歲辛丑，關賊犯京，國家播遷，卿佐大將，克殲兇醜，以復京都。胡人納哈出，犯我東北鄙，諸將敗走，乘勝奄至高州之境，卿卷甲兼行，逐出疆外。癸卯，庶孼德興君，擧兵入西鄙，卿率輕騎，挫其鋒銳。丁巳，倭寇海州，諸將奔潰，卿獨身先士卒，擊之幾盡。庚申，倭自鎭浦下岸，橫行楊廣、慶尙、全羅之境，焚蕩郡邑，殺掠士女，三道騷然，元帥裴彦、朴修敬等皆敗死。國家憂之，遣卿及九元帥，諸將逗遛不進，卿獨奮然，率其麾下，鏖戰引月之驛，捕獲無遺，民賴

以安。其行師也，動遵紀律，秋毫無犯，軍畏其威，民懷其德，雖古名將，無以加焉？卿之豐功偉烈，在人耳目者，赫赫如此，而不自矜伐，歉然退托，國人益以倚重。及崔瑩妄興師旅，以圖猾夏，禍在朝夕，在朝之臣，畏瑩之威，無敢言者。卿以宗社生靈之大計，請命上王，執退崔瑩。事大益虔，再安社稷，予實嘉之，處以端揆，仍摠軍政。卿性行淑均，局量寬洪，讀書不倦，事必師古。置書筵，勸我進學，開言路，敎我從諫。遣大臣，黜陟守令，而民生安，選勇將，扞禦要害，而邊警息。用人材，則搜揚茂異，施政敎，則振起紀綱。正經界，而均田法，禁奔競，而美士風。匡救不逮，期至中興之理，所謂社稷之臣也。載惟幼冲，荷此艱大，若涉淵水。苟非師傅之訓誨，元舅之保佑，元勛之匡救，曷其能濟？其令卿等，劒履上殿，贊拜不名，宥十罪，以及子孫。於戲！卿其祗服休命，益勵忠誠，以勗我冲人，追配于先王，卿其永有辭於後世。」以張夏、成石璘爲門下評理，趙云仡、金士衡、崔有慶同知密直司事，權鑄密直提學，閔霽開城尹，李行知申事，李懃左副代言，吳思忠、南在左右司議，趙璞門下舍人，權湛司憲掌令，金爾音、崔士威持平。取及第金汝知等。尹承順、權近，還自京師。禮部奉聖旨，移咨都評議使司曰：「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八日，本部尙書李原明等官，於奉天門，欽奉聖旨。高麗國中多事，爲陪臣者，忠逆混淆，所爲皆非良謀。君位自王氏被弒絶嗣，後雖假王氏，以異姓爲之，亦非三韓世守之良法。古有弒君之賊，由君惡貫盈。凡弒君者，雖在亂臣賊子，亦有發政施仁，以回天意，以安有衆。今高麗，陪臣等陰謀疊詐，至今未寧。設使以逆得之，以逆守之，可乎？若以逆爲常，則逆臣繼踵而事之。皆首逆者敎之，又何怨哉？禮部移文，前去童子，不必赴京。果有賢智陪臣在位，定君臣之分於上，造妥民之計於國，雖數十歲不朝，亦何患哉？連歲來朝，又何厭哉？又命勿送處女。」憲府以前知春州事徐彦盜用官物，請鞫問，從之。

十月丙申，霧。丁酉，大雨，震電。庚子，雷電。丙午，霧。典法司劾判密直司事吳仲華，爲官馬色提調，將官馬輕價自買，至五六匹，且謗訕法官，罷其職。諫官請書筵除宦官入侍，不從。遣門下贊成事裴克廉，密直副使朴經如京師，賀正。癸丑，霧三日。永寧君瑜卒。甲子，霧。舊例，登第者雖叅上，皆分三館。知申事李行，聽李穡學之請，以新及第文裂爲內侍，叅[14]上員金汝知、安純、安允宜、金後、柳漢、姜淮季，並不分館，皆勢家子弟也。

十一月全羅道節制使朴子安擊倭，獻俘。己巳，霧。甲戌，地震。乙亥，雷。前大[15]護軍金佇，前副令鄭得厚，潛往黃驪，謁見禑。佇崔瑩甥也，隨瑩日久，頗用事，得厚亦瑩族黨。禑泣謂曰：「不堪鬱鬱，居此，斂手就死？但得一力士，害李侍中，吾志可濟也。吾素善禮儀判書郭忠輔，汝往見咎之。」仍遺一劒于忠輔曰，「今八關日，可擧

事。事成，妻以妃妹，富貴共之。」佇來告忠輔，忠輔陽諾，奔告太祖。戊寅，八關小會，太祖在邸，不與會。佇、得厚，夜詣太祖邸，爲門客所執，得厚自刎死。囚佇巡軍獄，與臺諫[6]雜治，辭連前判書趙方興，幷下獄。佇曰：「邊安烈、李琳、禹玄寶、禹仁烈、王安德、禹洪壽，共謀迎驪興王，爲內應。」於是，遷禑于江陵，放昌于江華，廢爲庶人。

十二月恭讓王遣政堂文學徐鈞衡，誅禑，藝文館大提學柳珣，誅昌。寧妃崔氏大哭曰：「妾之至此，吾父之過也。」十餘日不食，日夜哭泣。夜必抱禑屍而宿，得粒，輒精舂供奠，時人憐之。

〈列傳卷第五十〉

註釋

↑ 原本「祼」

^ 2.0 2.1 原本「荅」

^ 3.0 3.1 原本「冢」

↑ 原本「提」

↑ 原本「林」

^ 6.0 6.1 原本「諫」

^ 7.0 7.1 原本「　　」

↑ 此处原本有誤，不知为何

↑ 原本「糾」

↑ 原本「二」

↑ 原本「艮」

↑ 原本「叚」

↑ 原本「陞」

↑ 原本「城」

↑ 原本「太」